

三

辨證奇聞



辨證奇聞卷三

太醫院院使 湖氏錢 松著

咽喉痛門

人有感冒風寒一時咽喉腫痛其勢甚急成雙蛾者其
症痰涎相濁日渴呼飲疼痛難當其則口舌水不能入喉
此陽火壅阻於咽喉視其勢若重而病實輕也夫陽火者
太陽之火也太陽之火卽膀胱之火也膀胱之火與腎經
之火爲表裏膀胱之火動而腎經少陰之火卽來相助故
直冲於咽喉之間而肺脾胃三經之火亦復相隨而上升
於是借三經之痰涎盡阻塞於咽喉結成火毒而不可解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治之法似乎宜連數經而治之矣然而其本實始於太陽
泄膀胱之火而諸經之火自安矣但咽喉之地近於肺太
陽既假道於肺經而肺經險要之地卽狹路之戰場也安
有舍戰場要地不解其圍而先搗其本國者乎所貴有兼
治之法也方用破濫湯 桔梗三錢 甘草二錢 柴胡一錢
白芍五錢 玄參三錢 麻黃一錢 天花粉三錢 山豆根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咽喉寬再劑而雙蛾盡消矣方中散太陽
之邪者居其一而散各經之邪居其五而尤加意於散肺
之邪者由近以散遠也

人有一時喉忽腫大而作痛吐痰如湧口渴求水下喉少

快已而又熱呼水刺長成雙蛾旣大且赤其形宛如錫
竈此喉脾之症卽俗稱而繩喉風也如陰陽二火兼熾也
一火者少陽之相火一火者少陰之君火也二火齊發其
勢更暴咽喉之管細小而火不得遽泄遂遏抑於其間初
作腫而後成蛾也蛾有二一雙蛾一單蛾也雙蛾生兩毒
爾相壅擠中間反留一線之隙可通茶水藥劑尚可下嚥
若單蛾則獨自成形反塞住水穀之路往往有勺水而不能
嚥者藥物旣不可嚥又從何路以進藥哉法宜先用刺
法一則刺少商等穴也尙欠切近用刀直刺其喉腫之處
一分則喉腫必少消可用吹藥以開之吹藥方用胆礬一

分牛黃一分阜角燎灰末一分射香三分釐水片一分爲絕

細末和勻吹入喉中必大吐痰而愈此後用煎劑方名救
喉湯射干一不山豆根二不立參一兩麥冬五錢甘草

一不天花粉三不水煎服一劑而全愈也若雙蛾不必用
刺法用此方爲妙方中用玄參爲君實足以瀉心腎君相
之火况又佐之豆根射干花粉之屬以祛邪而消痰則火
自歸經而咽喉之間閑門肅清矣

人有咽喉腫痛日輕夜重喉間亦長成蛾眉如陽症但不
甚痛而咽喉之際自覺一線乾燥之至飲少嚥之不快至
水入腹而腹又不安吐涎如水甚多將涎投入清水中即

時散化爲水人以爲此喎痛而生蛾也亦用瀉火之藥不
特杳無一驗且反增其重亦有勺水而不能下嚥者何也
蓋此症爲陰蛾也陰蛾則日輕而夜重若陽蛾則日重而

夜輕矣斯少陰腎火下無可藏之地直奔而上炎於咽喉
也治之法宜大補腎水火如人補火之味以引火歸藏下
熱而上熱自寒矣方用引火湯 熟地三兩 巴戟天一兩

茯苓五錢

麥冬一兩

北五味二錢

水煎服一劑而火自下

歸咽喉之腫痛全消二劑卽全愈方用熟地爲君以大補
其腎水麥冬五味爲佐以重滋其肺金水相資子母原
有滂沱之藥水旺足以制火矣又加入巴戟之溫而又是

補水之藥則水火既濟水趨下而火已有不得不隨之勢
更增之茯苓之前導則水火同趨而共安於腎宮不曾有
琴瑟之邪譖矣又何必用桂附大熱之藥以引火歸原乎
雖桂附爲引火歸原之聖藥胡爲反棄而不用不知此全
之病因水之不足而火沸騰今補水而仍用大熱之藥雖
曰引火於一時畢竟耗水於日後子所以不用桂附而用
巴戟天取其能引火而又足補水腎中多乾燥之虞而咽
喉有溝膩之益此巴戟天所以勝桂附也

人有咽喉乾燥久而疼痛人以爲此肺金之燥乃肺熱之
故也誰知是腎水之涸竭乎夫肺金生腎水者也肺氣清

補自然不生腎水惟其肺氣甚虛則肺中津液僅可自養而已如腎水大耗日來取給則剝削之痛烏能免乎譬如今父母未有不養贍其子者也而處困窮窘迫之時則無米之炊何能止索飯啼饑之哭倘其子成立自能顧家爲父母者不特可以取資而亦可免迫索之苦矣乃其父又伶仃狼狽不善謀生旣無倉廩之豐盈更多金錢之耗費則予貧而父母更貧其乾枯之狀有不可形容者矣肺腎又何獨不然故欲救肺之乾燥必先救腎之枯涸也方用子母兩寓湯治之熟地三兩麥冬三兩水煎服一劑而燥少止三劑而痛少止十劑而燥與痛盡去也熟地滋腎救

肺子之枯也麥冬滋肺救腎母之涸也上下兩治腎水有潤澤之歡則肺金自無焦焚之迫然人子而無憔悴之色則父母自有安樂之愉此肺腎之必須兼治而熟地麥冬所以並用而能出奇也

人有生喉癬於咽門之間以致喉嚨疼痛者其症必先作癢而紅耳熱而不可忍其后喫唾之時時覺乾燥必再加咽唾而後快久則成形而作痛變爲楊梅之紅瘻或痛或癢而爲癬矣夫癬必有虫咽喉之胆防範出入以稽防盗賊豈可容奸細之流盤踞爲巡查之卒其漏泄眞情亦甚多矣夫盜賊在閑門至師豈明知故縱乎亦具平日失於

覽察聽其容隱而不加祉逐及其後根深蒂固雖欲殺之而不能矣故世人往往得此病恬不爲意到不能治而追悔於矢治也不共晚乎然而人之成此病也實亦有不易知之故此病因腎水之耗以致腎火之沖而肺金又燥清肅之令不行水火無既濟之歡金火有相形之勢兩相戰鬪於開關之間焚燒而用火攻傷殘必多而瘡痍聚集久戀於敗燐廢樂之際以爲棲止築巢以居懸崖而窟有不可祛除之患矣治之法仍須補腎中之水而益其肺氣以大滋其化源兼用殺虫之味以治其癥庶幾正固而邪散而虫亦可以盡掃也方用化癧神丹 立矣一兩 麦冬一

五味子一錢 白薇一錢 鼠粘子一錢 百三
冬紫苑二錢 白芥子二錢 水煎服二劑而痛疼少痊又服

四劑而癬中之虫盡死矣卽不可仍用此方另用潤喉湯

熟地一兩

山茱萸四錢

麥冬一兩

生地三錢 桑白皮三

不甘草一錢

貝母一錢

薏仁五錢

水煎服連服十劑而癬

與痛俱除矣方中更加肉桂一錢餓服再爲善後之策又
萬舉而萬全也蓋從前多用微寒之藥恐致有脾胃之傷
加入肉桂之補火則水得火而無冰凍之憂土得火而有
生發之藥下焦熱而上焦自寒也

人有生長膏梁牽飄飲酒又勞心過度以致咽喉臭痛入

以爲肺氣之傷也誰知是心火太盛移其熱於肺乎夫飲酒傷胃胃氣薰蒸宜乎肺氣之熱矣然而胃氣薰肺而胃土實生肺也故飲酒尙本傷肺惟勞心過度則火起於心而肺乃受刑矣況胃火助之則火性炎上而咽喉乃成燔燒之路自然唾涕稠粘口舌乾燥氣腥而臭而痛症乃成矣蓋心主五臭入肺爲腥臭又何疑乎方用解腥丹 甘草三錢桔梗二錢麥冬五錢桑白皮三錢枯芩一錢天門冬三錢生地三錢貝母五分丹皮三錢水煎服連服二劑而痛止矣再服四劑臭自除矣此方治肺而兼治心治心而兼治胃者也因膏梁之人其心肺之氣血原虛不滋益

二經之氣血而但瀉其火則胃中之氣血必傷反增其火熱之焰矣妙在補肺以涼肺補心以涼心補胃以清胃而火自退舍咽喉不正痛而痛自定也

人有咽喉腫痛食不得下身發寒熱頭疼且重大便不通人以爲熱也誰知是感寒而成之者乎然而人不敢信爲寒他論理用逍遙散散其寒邪而咽喉之痛卽解雖然人不敢信爲寒以用祛寒之藥獨不可外治以辨其寒乎法用大通一兩葱十條煎湯浴於火室中如是熱病身必有汗而咽喉之痛不減也倘是感寒雖湯火大熱淋洗甚久斷然無汗乃進逍遙散必然得汗而咽喉之痛立除此法

辨寒最確而不特拘之以治感寒之喎痛也

牙齒痛門

人有牙齒痛甚不可忍每至呼號眼淚鼻涕俱出者此乃臟腑之火旺上行於牙齒而作痛也治法不諱其火則不能取效之撓然火實不同有虛火有實火大約虛火動於臟實火起於腑而實火之中有心包之火有胃火虛火之中有肝火有脾火有肺火有腎火同一齒痛何以別之不知各經在齒牙之間各有部位也而門牙上下四齒同屬心包也門牙旁上下四齒屬肝也再上下四齒乃胃也再上下四牙乃脾也再上下四牙乃肺也再上下四牙乃腎也

也大牙亦屬腎腎經有三牙齒多者貴治病不論多寡總以前數分治之多驗火既而如許之多而治火之法宜分經以治之矣雖然吾實有統治火之法方用治牙仙丹玄參一兩生地一兩水煎服無論諸火服之均效察其爲心包之火加黃連五分察其爲肝經之火也加炒梔子二錢察其爲胃經之火也加石膏五錢察其爲脾經之火加知母一錢察其爲肺經之火加黃芩一錢察其爲腎經之火也加熟地一兩飲一劑而火輕再劑而火散四劑而平復如故矣夫火旣有虛實之不同何以一方而均治不知火之有餘無非水之不足也我識其陰則陰陽之火無不

相哉矣况玄參尤能瀉浮遊之火生北亦能止無根之烟
二味又瀉中有補故虛實咸宜實治法之巧而得其要領
也況又能辨各經之火而加入各經之藥有不取效之盡
神乎或曰火生於風牙齒之疼夫有不兼風者但治火而
不治風恐非妙法不知火旺則生風未聞風大而生火人
身苟感風邪則身必發熱斷無風止人牙而獨痛之理治
火兼治風此世人之悞治火病而用風藥反增其火熱之
勢故止痛而愈添其痛矣或疑膀胱有火肝經有火心經
有火大小腸三焦有火何俱遺之而不言不知臟病則腑
亦病腑病則臟亦病治臟不必治腑瀉腑不必又瀉臟況

膀胱心與三焦大小腸俱不入於齒牙故畧而不談也
人有多食肥甘齒牙破損而作痛如行來行去者乃虫痛
也夫齒乃骨之餘其中最堅何能藏虫乎不知遇食肥甘
則熱氣在胃胃火日沖於口齒之間而濕氣乘之則濕熱
相搏而不散乃虫生於牙矣初則止生一二虫久則蕃衍
而且多於是虫損其齒遂致墮落一齒既朽又蝕餘齒往
往有終身之苦者此等之病必須外治若用內治之藥未
必殺虫而臟腑先受傷矣方用五靈至聖散 五靈脂三
分研細末白微三糸細辛 五分骨碎補五分各研爲細
末先用滾水含漱齒牙至淨然後用前藥末五分滾水調